

由於台北、新北地區新冠肺炎確診人數不斷攀升、醫療資源緊繃，台灣已在27日啟動「北患南送」政策。有患者家屬接受媒體採訪時焦急求助，說父親是重症患者，原本是需要住進ICU，已經等待超過48小時等不到病床，對患有高血壓的重症父親相當折磨，「醫生不是不救，而是沒床可以救，病患等着等着就死了」。

兒童病房改收成人仍不夠 重症轉院須排隊

雙北醫療告急 患者恐「等死」

台灣流行疫情指揮中心27日通報，當日共增加667例本土病例。確診個案中新增13例死亡，再創疫情以來單日新高。位於台北市的台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院長吳明賢在網上公開為醫療資源告急「呼救」，並於27日再度表示雙北醫院困境亟待解決。

吳明賢26日發文稱，雖已向相關部門說明本院已經「超載」，但需進入重症監護室（ICU）的新冠病患仍繼續被送來台大醫院。「我們甚至把小兒ICU改收成人，但是仍不敷使用！」他希望當局盡快出台解決辦法，並願給醫院的資源或補助「不要像去年一樣七折八扣」。

醫院預估最多撐1個月

台北市立聯合醫院和平院區急診科主任郭鍾太也表示，本院雖為台北防疫專責醫院，但「預估頂多撐一個月」。目前院內呼吸器、氧氣設備已快不夠用，重症患者必須轉院，但連轉院都得排隊。

在已經有超過2,500人確診的新北市，專責病房要清出1,043床目標仍未達成，市長侯友宜回應，這是最痛苦的決定，要對這些清空的病人說聲，大家共體時艱，後面工程要趕快施作，好收治更多需要的患者。

新北有患者家屬說，25日父親出現發燒、乾咳、失禁等症狀，上午緊急入住新北市某醫院，下午宣告確診，且是重症，但因沒有負壓隔離ICU無法申請住院，只能等轉院通知。但結果卻是空等，詢問北中南醫院是否還有多的負壓隔離ICU，得到都是制式回應，「須當局統一調度」，但顯然調度速度比不上重症患者。

由於父親患有高血壓，如今又確診，禁不起一拖再拖，患者家屬坦言，對父親而言已是一腳踏進鬼門關，而有多少重症病患也是如此，光同家醫院排在父親前就還有2位重症患者。

當天指揮中心記者會上，對於「已有多名個案死於集中檢疫所或防疫旅館，是否代表醫療量能已負荷不了，無法妥善救治重症病患」的問題，該中心負責人陳時中未作正面回應，僅表示要警惕染疫年齡偏高，風險也偏高。



台灣疫情持續惡化，27日新增67例本土病例。圖為新北民眾進行快篩。中央社

當天，指揮中心宣布開始配發新到貨的41萬劑阿斯利康疫苗，首批配發15萬劑，具體分到各縣市為1至4萬餘劑不等。截至目前，台灣僅取得71萬劑新冠疫苗。若以每人2劑全數施打計算，全台疫苗施打人口比例僅能達到1%左右。

台灣地區領導人蔡英文26日在個人臉書上發布所謂「疫苗採購3原則」，包括不允許市自行採購、採購必須和疫苗原廠接洽等。帖文下點讚數最高、達逾1.6萬的回覆稱，死亡和重症病例不斷增加，卻還告知民眾「堅持原廠」，似乎政治鬥爭比人命重要。

100種生活

藍天最美逆行者

「空姐」現身講故事



何芸，作為東方航空公司的一名客艙經理，進入東航已有10年，出眾的外貌與氣質令人對她印象深刻，但何芸客艙服務之外的工作卻鮮有人知。

提到「空姐」，人們腦海中會浮現出身材苗條、氣質上佳、言語溫柔的「小姐姐」形象。很多人眼中，空姐在飛機上推推餐車、引導客人就坐，就可以拿到令人艷羨的工資，還能藉機環遊世界。至於在飛機上偶遇名人、近距離接觸明星，就更是家常便飯。然而，這些「傳說」只是個例，空姐這份職業背後的不易與艱辛，只有航空從業人員及其家屬才能體會。

何芸，作為東方航空公司的一名客艙經理，進入東航已有10年，出眾的外貌與氣質令人對她印象深刻，但何芸客艙服務之外的工作卻鮮有人知。

早8點的航班，何芸凌晨4點就要起床梳妝，6點不到，乘務組一行人便已在會議室聚齊，分發防疫物資，進行航前準備會。短短兩個小時航程裏，她也是一刻不停，除了常規工作流程與客艙服務外，還會為過生日的旅客準備驚喜。待到旅客下飛機，她又和同事們緊鑼密鼓清艙，為下一段航程準備。午餐是上一段航程的剩餘配餐，但多數時候已經忙到沒了胃口。等到第2段航程結束，下班回家已是晚餐時間。幫着婆婆一起準備晚餐、照顧剛上幼兒園的寶寶、抽空完成工作總結，何芸光鮮亮麗的工作背後滿是艱辛和勞苦。

空姐的那份儀態是從學生時代就開始經歷嚴格訓練才漸漸養成的。「我們新乘培訓的第一課就是對職業形象還有儀容儀表的訓練，在那之後的每一天我們其實都要按照規定進行化妝。」每次執行航班任務前，空姐們都需要接受檢查，只有職業形象符合規定，才能上飛機。

隨時應對突發情況

「飛機上送餐、打掃衛生都只是最基本的工作，我們有很多隱藏的小技能。」在何芸家的書房有兩個大大的馬夾袋，裏面裝滿了自大學時代至今所獲

得的各類證書。「比如說急救和應急培訓，這兩項內容是我們每年複訓的必考科目，因為一旦在飛機上遇到各種突發狀況，正常人的反應都會是頭腦一片空白，只有平時不斷加強、複習、鞏固才能隨時應對各種突發情況。」



執行高風險航班時，需時刻注意旅客身體狀況。受訪者供圖

冊。何芸直言，從業多年，最愧對的便是家人，「大家平時看到我們都是很溫柔的小姐姐，那是因為從換上制服的那一刻，我們就會把笑容、溫柔等所有積極的一面傳遞給客人，但其實所有人在生活中都會遇到不開心的事和負能量，這些我都帶回了家……」不過，眼看著孩子一天天長大，何芸也時刻提醒着自己去調整，「希望能給孩子帶來更多正面和積極的影響」。

疫中頂住高壓「逆行」

2020年，突如其來的疫情讓航空業遭受重創，何芸的生活也因此受到影響。出勤航班驟減，有時在完成高風險地區的航班後還要集中隔離14天，無論是薪資還是與家人的相處時間都減少了。「4月份飛了一班紐約，回程14個小時，所有機組成員都是戴着N95口罩、護目鏡，穿着嚴實的防護服。」何芸說，機組人員一邊要和旅客保持社交距離，一邊又要時刻關注他們，以免旅客14個小時不吃不喝出現低血糖等特殊症狀，「很辛苦，壓力也很大，飛完那個航班覺得整個人都昇華了，切實地感受到，我們就是藍天最美的逆行者！」

記者夏微 上海報道



空姐疫中頂住高壓，堅持為乘客提供貼心服務。

受訪者供圖